

黄火兴 编著

梅水风光

—客家民间文学精选集

客家情歌

童谣

谜语

歇后语

谚语

客家民间故事

山歌故事

俗语故事

李文古故事

广东嘉应音像出版社出版

ISRC CN-F20-05-300-00/V·I

梅 水 风 光

——客家民间文学精选集

黄火兴 编著

广东嘉应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总 策 划:丘洪松
策 划:李连淡 古云辉 钟海锋
责任编辑:谢崇德
封面题签:古求能
封面摄影:陈兴城
封面设计:谢崇德
校 对:谢崇德
出 品 人:丘洪松

梅 水 风 光
——客家民间文学精选集
黄火兴 编著

出版:广东嘉应音像出版社
地址:广东省梅州市彬芳大道 32 号
印刷:广东省梅州市程江彩印厂有限公司
850 × 1168 32 开本 17.5 印张
字数:35 万字
印数:1—5000 册
2005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RC CN - F20 - 05 - 300 - 00/V·I
定价:48 元/套(VCD + 读本)
销售热线:(0753)2240835 2234536
(系列音像制品由广东嘉应音像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

作者简介：

黄火兴，广东梅县人。1934年生，读书不足6年，长期坚持自学。当过兵、公安特派员、武装干事、地区文艺刊物编辑。现任梅州江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嘉应诗社副社长兼《嘉风》诗刊主编。

他从1950年学习创作；1951年起在报刊发表文章作品。50多年来，共

发表作品4000多篇（首）。出版有《山歌集》、《谈谈客家山歌》、《客家情歌精选1900首》、《客家风情志》等专著、合著10多部。

他于1989年被省授予“广东省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先进工作者”称号；1998年在“世界客属第十四届恳亲大会”上评选、被授予“世界客属杰出文化人士”称号，并获特铸金牌一面。之后又获梅州市客家联谊会表彰，并获特铸奖牌一面。1999年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派记者采访，将其事迹在国际台“两岸杰出客家人”专题中播出。

他先后参加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华诗词学会、广东省作家协会、民俗学会等10多个各级文艺协会；其传略被收入10多部大型辞书。



► 杨光华先生，梅县雁洋人，旅港企业家。现为丰华拓展公司、大地贸易公司经理。系广东省政协委员、梅州市荣誉市民、嘉应诗社副社长。



▲程贤章先生，梅县丙村人，系国家一级作家，原广东文学学院院长，广东文史馆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作者（中）与梅州市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古求能（右）、《嘉风》诗刊主编谢崇德（左）在梅县西阳水电站合影。



▲梅州市客家联谊会为“世界客属杰出文化人士”颁发奖牌，
左起：黄火兴、谢永昌、程贤章。



▲嘉应诗社一次集会合影。

前排左起：黄发坤、王伟怀、杨光华、罗滨、黄玉钊、黄火兴。
后排左起：谢崇德、黄兴民、古求能、黄莺谷。

客家民俗文学研究和创作的一面旗帜

——黄火兴《梅水风光》序

程贤章

—

为黄火兴的《梅水风光》写序，也容易，也难。容易处是我和黄火兴相交近一辈子，足足五十春秋，深知他的为人、为文。盖“文以载道”，虽不敢说此乃经国之大业，但到底可以衡量一个作家的文品、人品。一个作家的人生史实，其实不用打听他的经历，不用探究一枚鸡蛋在母体中是先孕育了蛋黄，还是蛋白，总之它已是一种生命的元素，一个活力充沛的生命体了。他是报晓啼鸣和朝着初升红日引颈高歌的雄鸡，就是从生命元素中脱胚而来到这个世界的。回忆上个世纪——1955年春天，刚刚穿上新军服的黄火兴，和全区的新兵集中到我教书的梅江中学出发，在出发前的文艺晚会上，作为新兵的小伙子和作为学校共青团负责人的我，都在晚会登台，黄火兴唱山歌；我则朗诵茅盾先生的新作——“天安门的礼炮”两个都是充满血性的年轻人，放声高歌声音里都流淌着澎湃的热血，恨不得把此身此心都献给新生的共和国。

1955年共和国开始试行义务兵役制（当时是作为1954年度征集补充兵员），黄火兴响应祖国号召，弃农从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他在部队，一手握枪，一手握笔。解放军是个大学校，在部队熔炉中练红了他的心，丰富了他的生活

积累，确立了他为工农兵创作的方向和作品健康的主旋律。而黄火兴也创作努力不懈，常有佳作在部队文化刊物和地方文化馆刊物发表。他在部队多年，“兵写兵”、“兵写民”的主旋律从黄火兴笔下不断流淌出来，表明黄火兴创作情绪饱满，已从幼稚期领域中脱颖而出。

二

和黄火兴比较密切往来，是我1959年初到《汕头日报》社编副刊《韩江水》的时候。那时，我和当时的另一位副刊编辑、散文家山村（陈焕展）对副刊有个基本分工；他负责潮汕地区；我负责兴梅地区的重点联系。黄火兴是副刊重点作者之一，同一批的还有陈坤炬、陈衣谷、曾宪眉、刘淦清、老董、曾中、张吉添等一大批作者，除刘淦清写小说散文外，其他作者都是写山歌等民间文学的强手。黄火兴经常赐稿，几乎来稿必登。当时，除五句板叙事外，山歌只限于抒情。山歌不能叙事？我不相信。便和火兴、宪眉、衣谷等同志商量。我对他们说，我想提倡叙事山歌，希望你们响应，尝试尝试一下。此建议首先得到黄火兴的响应，不多久，他寄来一首叙事山歌《嫁妆》，我立即安排版面发表。主管文教副刊的总编辑吴伙同志很高兴，他说，“发表叙事山歌，就是山歌改革。《嫁妆》写得好，谁说山歌只能抒情不能叙事呀！”接着，黄火兴又寄来叙事山歌《手捧红花献书记》、《问声同志哪里来》，这三首叙事山歌，先后在《工农兵》、《作品》杂志转载，后来收进作家出版社《公社铺云我下雨》民歌集中。这说明：一、叙事山歌迈出了山歌改革的第一步。二、叙事山歌是从黄火兴《嫁妆》、《手捧红花献书记》、《问声同志哪里来》三首叙事山歌开始的。《作品》、《公社铺云我下雨》转载了黄火兴的叙事山歌，说明得到文坛的认同，而叙事山歌，也是

《汕头日报》“韩江水”副刊首先倡导。之后，陈衣谷、曾宪眉、陈坤炬、曾中、张吉添均先后把最称心的叙事山歌发表。叙事山歌的发表，也使山歌从形式到内容得到初步的革新，韩江水副刊也增添了朝气。这一段山歌改革的历史和渊源，今天，知道的人不多了，参予叙事山歌的作者好些已经作古。我作为叙事山歌的倡导和策划，黄火兴同志作为首先响应并第一个发表叙事山歌者，再过若干年后除了天晓得外，恐怕到地狱里作古的叙事山歌作者的阴灵也永远无法言说的了。除了给黄火兴的《梅水风光》作序外，我也实在无法找到可以秉笔直言这段往事的机会与平台。

三

有一个统计数字：

黄火兴从 1950 年起投身业余文艺创作，特爱好客家人文民俗的写作与研究。1951 年起在报刊发表文章。50 多年来，写作不断，先后在各级报刊发表各种作品文章共 4000 多篇（首）；在省以上出版社出版有专著、专集、合著、合编十部，是：《山歌集》（2 部）、《谈谈客家山歌》、《客家情歌精选 1900 首》、《客家风情志》、《客家山歌欣赏》、《锦绣梅州》、《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常用韵表》、《客家山歌源流初探》、《海外华人思乡名联》等。同时，有近百篇诗文，被分别编入了 30 多部诗、文集出版。

他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客家民间文学和客家民俗、礼仪及姓氏渊源、谱牒资料。其中民间文学方面有：客家山歌 5000 余首（其中客家情歌 4000 余首）、歇后语 500 多则、客家俗谚 3000 多则、各种民间故事共 500 多篇、儿歌 200 多首、谜语近百则。人文民俗方面有：新老家礼类 5 部、姓氏渊源 3 部、姓氏族谱近 30

姓共约 50 部。客家研究论文、文章 200 余篇。写作古典诗词曲对联 3000 多首（副）已发表的逾千首（副）。其中诗、联多次参赛获奖，有一首七律获“天心杯”全国诗词大奖赛二等奖。

1989 年被省授予“广东省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先进工作者”称号。1998 年在台北召开的“世界客属第十四届恳亲大会”上，被评选、授予“世界客属杰出文化人士”称号，获奖特铸金牌一面。之后，梅州客家联谊会又给予表彰，并奖奖牌一面。数字是枯燥的。但这些令人震惊的数字却从一个方面显示了黄火兴在客家民俗领域学术创作上的巨大成功。

四

勤奋、操劳、努力不懈。只求温饱、粗茶淡饭，吃草料而挤乳汁。从没考虑农村的几个孩子进城或农转非，或找个比农村收入较高较舒适的职位。生活上低标准，艺术上严要求。从而构建了黄火兴的文品与人格。把黄火兴称为“山歌大师”，会过份吗？把他称为客家学研究和民俗学创作上的一面旗帜，又哪算拔高？黄火兴因客家民俗的研究和创作铸造了生命的辉煌；而客家民俗学也因为有了黄火兴等一类同人能将我们祖先遗留下的文化积淀而薪火相传。因此，客家文化更显示出它的强大张力，青春焕发而又色彩斑斓。

祝贺《梅水风光》的出版，它是“文化梅州”相当闪耀的亮点。

是为序。

二〇〇五年一月客都新村百砚斋

《梅水风光》序

杨光华

最近，黄火兴先生将他编著的《梅水风光》书稿送给我看，并要我看后写个序。说实话，我对他能出版这本书，内心是非常高兴的，但要我写序，实在诚惶诚恐，实在不敢当。因为自己水平有限，但想到我在三十多年前所许下的承诺，为了圆我们共同的出书梦，我只好答应：“让我先拜读拜读，先睹为快，然后会写点感想。”于是，我先读了这部书稿，读了之后，确实令我感慨万端。

我与火兴先生（我一直是按他的要求叫他火哥的），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就开始认识，当时我还是因文革“落难”而失学在家务农的小青年，因为爱好文学，特别喜爱客家民间文学，经常在报刊上看到火哥的文章作品，多是客家山歌、情歌和民间故事等，我特别爱看。于是我也大胆学习文艺创作，开始写些山歌等作品，后来又学着写“小说”，其中有一部长篇，有十几万字。但不知写得怎么样，便抽空带着一大包稿子上梅县文化馆找编辑们看看，请他们提意见，结果可想而知，因自己的水平的原没写好，基本上都否定了，给了几句鼓励性的话，我感到“满头露水”扫兴而归，回到家里还是闷闷不乐。

过了几天，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令我喜出望外，有人给我捎个口信来，说地区文教办的黄火兴先生叫你上去见他。于是我高兴地带了稿子到地区去找他。这是 70 年代初的一天，得到火哥热情的接待和鼓励，讲了好久，还留我吃饭。临走时，还对我

说：“光华，你是个有志于事业，又勤奋上进的青年，目前你家庭经济又不好，白天要参加劳动，还能积极学习搞业余创作，确实不错，很难得。但因生活经历还浅，要加强写作基本功的锻炼，可以先写些短小的东西，不要一开始就写大部头。只要多积累生活素材，多学多写多总结，就一定会不断进步。”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很有启发，临走时，他又对我说：“以后多联系，有空时来坐谈，我这里住也住得……”。从此，我只要有空便去找火哥，我俩每次见面都无话不谈。我每次叫他老师时，他都说：“不要叫我老师，我也是穷孩子出身的业余作者，只是比你大十几岁罢了，你就叫我火哥吧！”

有一次，我对他说：“火哥，我看过一本老的《嘉应风光》里面很多山歌、歇后语和民间故事等，很引人看。我看你搜集和写作了那么多山歌、故事等作品，为什么不编印出一本书来？”他说：“我也有过这个想法，但我经济一直困难，是心有馀而力不足啊！加上我工作忙，哪有时间去考虑？！”我觉得也是，听说他一家十几口人，老的老、小的小，每月工资才几十块钱，的确想出书也难办。于是我便说：“目前是难办，但可以先做准备，将来若要出书时告诉我，我一定帮助你寻钱出书。”他听了笑了笑，说：“难为你有这份心！到时候一定告诉你！”

这以后的近三十年，我不论走到哪里谋生，我都与火哥保持密切联系，也经常得到他的鼓励。记得是我刚到香港谋生不久，因感到困难很多，难以适应。火哥知道后回信鼓励我，并写了一首嵌头诗给我，诗曰：“杨花忌水莫随风，光照山村景彩浓。华夏无我深交谊，同道知心草舍中。志在终生挥笔战，相期他日宇全红。共祝春来千蕾艳，勉友笑醉万花丛。”他说是首“打油诗”，但对我却很有启发激励作用。于是，我也写了一首“嵌头诗”寄给他。诗曰：“黄花秋艳顶风霜，火样热情斗志昂。兴业

序二

为公甘吃苦，老当益壮更坚强。师承伯乐寻良骥，多育良材作栋梁。指引青年勤钻研，教人立志不迷航。”我是为了自励，但以后我也喜欢写诗了。前十几年，在香港和家乡经商、办企业时，虽赚了些钱，但给我先后捐助家乡公益事业就用了一千多万元。接着因香港回归事，有许多老板心有顾忌，把资金大量转移海外，甚至连人都走了。我的生意合同多半途而废，造成周转上很大困难。因此，前几年回到家乡来办煤矿。我和火哥又经常见面了。最近听到他正准备出版一本《梅水风光》，我问他准备得怎么样？他告诉我书稿是基本编好了，但还没进厂发排。我估计是经费问题有困难，我便主动说：“我们都等了三十多年了，你要出书就出吧，钱的事我帮你解决。”这事也就定下了。

看过书稿后，我更高兴。我觉得这部《梅水风光》中，各种客家民间文学品种齐全，而且都是精选精编的。我认为比旧本《嘉应风光》还好，十分值得出版。此书出版后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也可作为宝贵资料收藏。这是火哥 50 多年心血的结晶，也是他对文化之乡、“文化梅州”的无私奉献。这是我的感想和看法。就当作为“序”吧！

二〇〇四年八月于梅州

《梅水风光》自序

黄火兴

本书编入的作品是我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 50 多年搜集整理的客家民间文学精选作品。包括客家情歌、儿歌、谜语、歇后语、谚语和各种民间故事、笑话等。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蒙饶淦中先生特约，在其主编的梅州侨乡月报特设专栏连载过。有些在梅州日报等发表过。现结集出版。分三卷：卷一为客家情歌；卷二为儿歌、谜语、歇后语和谚语；卷三为民间故事、笑话。故事中又包括：一般的传统民间故事、山歌故事、李文古的故事和客家俗语故事等。全书 30 多万字。

上述民间文学作品，主要在梅州地方流传，搜集地域又主要在梅县，包括民国期间流行的各种有关书刊和口头传播作品。整理编选原则是“广泛搜集，去芜存菁、保留原貌、精选精编，适当加注。”力求文字通顺、通俗易懂，有较浓厚的客家风味和地方特色。

民间文学，属于人文科学兼及社会科学，她是地方性通俗的口头文学。源于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口头传说、传唱，世代流传，在流传的过程中，又经说、唱者不断修改，加工，甚至创作增添，因此，其质量不断提高，影响深远，故能受广大民众喜爱。各类作品，都能在群众中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她的每件作品都无固定的作者，她之所以能够长久保存与流传，关键靠历代的搜集、整理和演讲、编著者的努力。

我是抱着“取之于民众，还之于民众”和“保存民间文学”

自序

的态度编著此书的。数十年间所搜集的东西，多有原手抄本并注明出处。1981年，本市编印《粤东客家山歌》时，我首先献出客家山歌近3000首供选用，故该书末列出有贡献者我为第一，1989年市编“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时，我又作无私奉献。书中由编委会写的我的小传是这样写的：“黄火兴，是我区著名的民间文学工作者，三十多年来曾在各种报刊发表民间文艺作品、论文三千多篇，还编著出版了《谈谈客家山歌》、《客家情歌精选1900首》等集子六部。在这次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普查中，献出了积累三十多年的手抄本歌谣三千多首，谚语二千条，故事两百篇。”从那以后至今又15年，我的搜集整理、写作和发表仍未间断。但由于时间与精力所限，还有许多尚未整理发表。我提到这些，是想说明，搞民间文学民俗的工作，是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积累和实践、研究的，其目的应该是为人民大众服务，要“取之于民，还之于民”。而不能为了个人名利，去“搜取、抄袭”。

我能够在50多年来，沉醉于此，一直孜孜以求，而取得一些成就，我深深感到主要应归功于几个方面：一是要归功于党和政府的培养。否则像我这个读书不多，知识粗浅的穷孩子，怎能够长期坚持自学以致成才，当上作家、编辑，还能著书立说呢？在这方面，我要感谢党的报刊编辑，是他们长期给我予指导引路，辅导写作，并提供发表的园地。不然的话，我将一事难成的。二是要感谢文艺界的同行友好，是他们经常的给我予鼓励和支持。我特别要由衷地感谢著名作家，原广东学院院长程贤章同志，他是我50多年来的良师益友，当我们一同走上文艺道路开始至今，他一直热情地关心支持和指导我的各项写作，特别是在民间文学工作和写作方面，他是时刻关心并鼓励的，就如在客家山歌的创作与改革上，是他出题目，鼓励我去实践的。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在《汕头日报》当副刊编辑，有一次，特地

写信约我见面，他对我说：“有人说‘山歌只能抒情，不能叙事’，我认为不对，山歌也可以搞叙事，山歌也是民歌的一种，人家可以用民歌写出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和《百鸟衣》等，为什么我们不能。事实上，我们客家先贤和前辈们也有过实践，就拿我们梅县来说，清末的黄遵宪写的《新嫁娘》，现在的大中教授楼栖写的《鸳鸯子》就是用客家山歌写的叙事长诗。”他还讲了许多事例，然后又对我说：“叙事山歌，就是用山歌编成的故事，你有写山歌的基础，不妨大胆尝试一下。”于是，我就开始写叙事山歌，结果老程看了很高兴，在《汕头日报》“韩江水”副刊上连续发表了六七篇，有些作品还在广东的《作品》月刊和省出版社发表和出版；有几篇还被中央的作家出版社编入《公社铺云我下雨——全国农民歌手诗抄》合集中。这以后“叙事山歌”就打开了局面，读者反映良好。“文革”期间，大家不敢写山歌，老程又建议《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等老友们开辟“革命民歌”（又叫“新民歌”）专栏，发表新民歌。同时鼓励我大胆创作，结果各报刊都陆续发表了我们的“新民歌”，和“新情歌”。有些还被中央报刊发表了。如当时我市张振坤同志唱出了名的《世代高唱幸福歌》和《妹子今朝讨老公》就是我那时创作的新山歌。那些山歌都是经过改革创新。当时的《广东文艺》（后改回《作品》），就连续给我发表了几十首。新民歌、山歌、情歌，都深受读者欢迎。这两次的山歌创作改革，都有程贤章同志提倡推动的功劳。我是终生不会忘记的。三是我要感谢客家先人和今天的广大读者。是我们的客家先人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客家民间文学财富，使我有所学、有所师。也是今天的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和鼓励，才能使我有了信心和决心坚持下去。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忘年挚友梅州市荣誉市民、省政协委员杨光华先生，是他在三十多年前便鼓励我：“一定要编